

唯有书香最醉人 书香到底是何香

□ 谷文彬

有一个词，我们日常酬酢中常用到，那就是书香，比如书香门第、书香世家、书香子弟等。但是当问及书香究竟是指哪种香，却未必人人都能回答得出。

大多数的人会认为是指书墨之香，梁实秋就是这么认为的，他曾在《书》一文中说，“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，纵不必家世贵显，至少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。书而曰香，盖亦有说。从前的书，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，加上松烟油墨，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，似沉檀非沉檀，更不是桂馥兰薰，并不沁人脾胃，亦不特别触鼻，无

以名之，名之曰书香”。然而，当我们追溯历史，发现书香并非书籍本身的香味，而是芸香。

芸香，又称芸香草、诸葛草、香茅筋骨草，属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直立，叶子成羽毛分裂，花黄色，全草有香气，可以驱虫、通经、祛风。古人认为，放置适量的芸香草，使其所含的挥发成分在书籍周围保持一定的浓度，可以消灭害虫或使害虫不敢接近。而夹有这种芸香草的书，打开之后，清香袭人，故而称之为“书香”。

关于芸香，最早的文献记载是《礼记·月令》篇云：“（仲冬之月）芸始生”。郑玄注：“芸，香草也”。三国时期鱼豢的《典略》云：“芸草，辟纸鱼蠹，故藏书台称芸台”。鱼豢的《典

略》已佚，幸赖李石的《续博物志》保存一二。随后，略晚于鱼豢的佚名著《洛阳宫殿簿》亦云：“古者秘阁藏书，置芸以辟蠹，故号芸阁”。由此可见，芸香辟蠹法早在三国时期就已运用。

唐宋时期，随着雕版印刷的流行，无论内府还是私人藏书都多了起来，芸香辟蠹开始广泛流行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从前人的诗词、笔记中窥知一二。唐代的杨巨源《酬令狐员外直夜书怀见寄》云：“芸香能护字，铅槧善呈书”。宋代的邵博《闻见后录》云：“芸草，古人用以藏书，曰芸香是也。置书帙中即无蠹”。沈括则在《梦溪笔谈·辩证一》做进一步说明：“古人藏书辟蠹用芸。芸，香草

也。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。叶类豌豆，作小丛生，其叶极芬香，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，辟蠹殊验。南人采置席下，能去蚤虱”。

明清以后，芸香不再是唯一的防虫之法，但仍占据一定的位置。屠隆的《考盘余事·书笈》云：“藏书于未梅雨之前，晒取极燥，入柜中以纸糊门，外及小缝，令不通风，盖蒸汽自外而入也，纳芸香麝香樟脑可以辟蠹。”屠隆生活的时代，辟蠹已不仅仅局限于芸香一种，还有麝香、樟脑也可以辟虫。但芸香辟蠹，仍然是传统藏书家的挚爱。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的图书号称“无蛀书”，据说是因每本书都夹有芸香草之故。

因芸草与书结缘，与芸草相关的其他物什，也就成了与书相关的称呼。比如，芸签是书签的别称，芸帙、芸编是书籍的别称，芸人是读书仕进者的别称。书室中常备芸草，于是书斋便有了“芸窗”“芸署”“芸省”“芸馆”“芸阁”等雅称。藏书台也被称作“芸台”“芸局”，唐代徐坚《初学记》曰：“芸草辟纸蠹鱼，故藏书台亦称芸台”，即是其例。

就连官职卑微的校书郎，也因芸草的缘故，从而获得一个别致的雅号：“芸香吏”。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担任过这个官职，他在怀念与老朋友元稹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时的诗中说，“前年题名处，今日看花来。一作芸香吏，三见牡丹开”（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）。元稹亦怀念这段生活，也说“昔作芸香侣，三载不暂离。”（《酬乐天》）后来，“芸香吏”又简称为“芸吏”。晚唐诗人林宽《陪郑诚郎中假日省中寓直》诗中就有“井寻芸吏汲，茶拆岳僧封”之句。

芸香，其名称本身就极富诗意，再加上有护书之功效，自然而然便成为文人们争先恐后歌咏的对象了。晋成公绥《芸香赋》云：“美芸香之修洁，禀阴阳之淑精”，与成公绥同时代的傅咸亦作有同名的赋赞曰：“翠茎叶叶猗猗兮，枝妍媚以回萦。象春松之含曜兮，郁葱葱以葱青”。

唐人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杨巨源之外，还有王昌龄、韦应物、常衮、姚

合等人也作诗赞之。宋嘉祐四年梅尧臣在唐书局设立时，在附近草丛中看到一株芸香草，很高兴，做了一首诗《唐书局从莽中得芸香一本》。他的朋友欧阳修也饶有兴致地和了一首，《和圣俞唐书局后从莽中得芸香一本之作用其韵》。真是羡慕他们的生活，从一株小草见到一种简单的快乐。难怪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，如果可以选择，他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代，做一个书生。

然而，上述诸多诗赋终不及清人笔记记载的钱绣芸故事凄婉感人。钱秀芸事迹，详见谢澍的《春草堂集》卷三十二，全文不长，兹录如下：

鄞县钱氏女，名绣芸，范懋才邦柱室，邱铁卿太守内侄女也。性嗜书，凡闻世有奇异之书，多方购之。尝闻太守言范氏天一阁，藏书甚富，内多世所罕见者。兼藏芸草一本，色淡绿而不甚枯。三百年来，书不生蠹，草之功也。女闻而慕之，绣芸草数百本，犹不能辍。绣芸之名由此始。父母爱女甚，揣其情，不忍拂其意，遂归范。庙见后，乞懋才一见芸草。懋才以妇女禁例对，女则恍然若失。由是病，病且剧。泣谓懋才曰：“我之所以来汝家者，为芸草也。芸草既不可见，生亦何为？君如怜妾，死葬园之左近，妾瞑目矣。”

百余年来，文人学者援引这则故事大都是感叹钱绣芸爱书、嗜书，乞书不得，为书而亡的不幸命运，为钱氏抱不平。然而，笔者疑心这样的故事多半是后人杜撰、附会而成。众所周知天一阁藏书丰富，森规甚严，“外姓人不得入阁”，直到大思想家黄宗羲才打破这项规定，然两百余年间，也只有极少数大学者如万斯同、全祖望、袁枚登阁读书，更多的文人，尤其是那些潦倒落魄的文人只能望楼兴叹。不管怎样，绣芸的故事为书香一词做了一个凄美的注释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人们已经很难再见到芸香草了。即便是防蠹，大多也是选择含化学成分的药剂。芸香情结，恐怕更多的只是书卷里所蕴藏、沉淀的一种美丽而遥远的历史记忆和个人缅怀罢了。

文化资讯

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推出新作《候鸟传奇》

本报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作家曹文轩推出新作《候鸟传奇》系列图书，近日已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。

该系列图书为“中国风”绘本故事，包括《乌雀镇保卫战》《拯救渔翁》《怎么对付一只鹰》《偷走娃娃的人》《黑猫》《外婆树》等。书中的主角哇哇是一只住在江南水乡的漂亮大鸟，它锄强扶弱、爱交朋友，富有侠义精神。曹文轩表示，希望通过这一具有英雄主义的童话形象，让小读者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价值。

日前在京举行的线上交流会上，曹文轩以该作品创作为例，向小读者分享了写作经验。他表示，现实生活为写作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，要以“素描心态”面对写作，通过对生活的“凝视”，精心选择素材，让写作能够兼具“有意思”和“有意义”。

曹文轩代表作有《草房子》《青铜葵花》《山羊不吃天堂草》等，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，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作家。（史竞男）

成都逐步恢复公益电影放映

本报讯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，目前，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、成都金沙院线承办的“电影人人看”2020年度成都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已逐步恢复。

据了解，在恢复公益电影放映的同时，疫情防控也不放松。在电影放映前，金沙院线对所有放映员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，强化放映员疫情防控知识和操作规范培训。在电影放映活动中，工作人员对放映设备和场地进行全面消毒，并要求入场观影人员戴口罩和出示健康码。同时在现场循环播放疫情防控科普知识，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文化惠民活动“两手抓、两不误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成都公益电影放映首次增加了绿道、公园的场景放映。用电影文化为绿道营造场景氛围，成都市还为观影人群提供了帐篷、懒人沙发、野餐垫等服务，让市民可以在“户外之家”坐着、躺着看电影，塑造新的网红打卡点。（董小红）

“良良的世界”童书成系列出版

本报讯 运往瑶山祭坛的祭品有猪、鹿、牛，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有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叫“草裹泥”……跟着小女孩“良良”，小读者可以领略到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的辉煌。

继去年7月的《良良的陶器世界》之后，良渚博物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月又推出儿童科普绘本《良良的古城世界》。它以《良良的陶器世界》为基础，通过紧凑故事情节、通俗的语言、优美的画面，讲述了发生在五千年多前，良渚古城内外的一系列故事。

书中附赠了地图，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主要展示片区和主人公“良良”的行进路线有机连接起来。书中还设有“考古流程”和“辉煌的良渚古城”板块，前者介绍考古作业的基本方法与意义，后者通过发掘时和展示时的图片对比，提升观众对于展示区的科学认知。

来自良渚博物院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消息称，“良良的世界”是系列童书，接下来还将分不同主题继续出版。其中，玉器主题的童书有望于今年出版。良渚博物院还推出了“良良的漫游记”系列社会教育活动，把“良良的故事”转化为一系列社会教育课程。（冯源）

品 读

戏曲人生大美人格

——兼谈豫剧名家常香玉和《常香玉》这本书

□ 谷亚光

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，谁说女子享清闲，男子打仗在边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……”“在秀楼我奉了小姐言命，到书院去探那先生的病情。上绣楼我要把小姐吓哄，我就说呀，张先生的疾病可不轻……”熟悉豫剧的朋友一看这戏词，就知道这是豫剧名家常香玉的《花木兰》和《拷红》里的唱词。

记得小时候，在劳作之余，母亲常唱几句这些戏段，周围的不少邻居亦然。那时候的常香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

常香玉的代表剧目还有《白蛇传》《五世请缨》《大祭桩》《破洪州》等。她一生创造了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人物，如花木兰、红娘、穆桂英等。这些人物既有生活气息，充满人情味，同时又性格鲜明、英气豪爽。常香玉之所以能把这些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，个性独特，我的看法是，这不仅是个香玉勤奋努力的结果，更是她把个性融进了戏曲人物之中，或者说，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特征，正是常香玉本人的个性特征。这也正应了一句话：常香玉“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”，她表现的作品正是她个性的发挥，所以她演的得心应手，淋漓尽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们喜爱常香玉所塑

造的人物，也正是喜欢常香玉的性格。对此，看看汤素兰创作的《常香玉》这本书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个观点。

常香玉是艺名，她的真名叫张妙玲。妙玲生于1923年9月15日，从小长得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家住在河南省巩县的黄河南岸。当时张家地少且薄，缺资少产，只能在简陋的窑洞中栖身，且常食不果腹。

有幸的是，妙玲她爹会唱戏，农闲时节，妙玲的爹就会外出唱戏赚钱贴补家用，可惜当时周围群众都不富裕，唱戏的机会不多。没有人请唱戏，妙玲一家就要外出讨饭，以度饥寒苦日。有次妙玲提着篮子在一个村子要饭时，被一个地主家的黄狗追咬，小妙玲勇敢地抡起枣木棍子自卫。

妙玲6岁那年的一天下午，她正在田间路边挖野菜，忽然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往离家不远的的一个老渡口走。一打听，才知道那里的戏楼里当晚要唱戏，妙玲也不自觉地随着人流去看戏。结果这一看，改变了妙玲的一生。

当时演的戏叫《洛阳桥》，又叫《甩大辫》，妙玲看得入了神，忘记了饥饿和时间，戏结了，人散了，半夜了，她却沒有回家，因为她的野菜篮子挤丢了，她怕父母打她，就在舞台下缩了一晚。第二天有人把她领回

家，庆幸父母沒有打她，她还得意地学着戏里的样子在院子里扭起台步，甩起了辫梢。这一幕恰巧让在窑洞窗前的父亲张茂堂看了个正着。戏人张茂堂一见女儿那架势有模有样，就动了心，决心教女儿学戏。

妙玲从此开始跟父亲亲功唱戏，虽然家里的母亲、姑母，族里的族长等人激烈反对，但张茂堂宁愿离家改姓决不回头。

据《常香玉》一书记载，之后多年，妙玲在父亲带领下，奔郑州，去开封，上西安，听说哪里有好老师，都要不畏艰难，拜师学艺。豫西调、豫东调、京剧动作、武功绝艺，只要有利于舞台表演，妙玲均悉心吸取。其间，张茂堂的一位好友姓常，在父女困难中曾伸出援手，张茂堂无以为报，就让女儿认其做了干爹，妙玲也改姓为常，两位父亲为她取艺名叫香玉。

香玉掌握的戏剧越来越多，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越来越成熟。经过从主角色到配角再到主角，几番打拼，常香玉的名气越来越大。1936年中秋节前三天，一部豫剧《泗州城》让常香玉在开封站住了脚，当时，常香玉仅13岁。不久，常香玉就在父亲组织下，成立了戏班。接着，《六部西厢》戏又获成功。

抗战开始后，常香玉投入了义演，支持抗战。为了配合抗战宣传，他们上演了《大破天门阵》等杨家将

的戏。1938年冬天，常香玉一家流亡到西安。从此常香玉就开始在西安为难民演戏。当她发现许多孤儿无家可归后，就把他们一个个召集起来，教他们学戏，目的是让他们学成了将来能够自食其力。几年后，这些孩子中不少人真学成了，并且建立了戏班，再后来，这班人集体转移到拉萨，成立了西藏豫剧团。

常香玉到了十八九岁，已经成了名角，人也出落得光彩照人，一些官僚、财主打起了她的注意。但常香玉是个有主见有骨气的艺人。有次一个名声不好的财主强娶民女，却请常香玉演戏助乐，常香玉本想拒绝，但迫于压力还是勉强去了。她给这个财主演唱了《孔雀东南飞》片段，财主一听唱得很好，非常高兴，但当他明白常香玉唱的戏是夫妻分离时，恼羞成怒，欲侮辱常香玉，常香玉临危不惧，猛然掏出事先备好的一把剪刀，打算血染当场，财主怕大喜之日出人命太不吉利，被迫放常香玉走人。由此可见，常香玉也是一个有血性、有斗争精神的人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，朝鲜战争爆发。为了支持抗美援朝，常香玉给丈夫陈宪章商量，决心通过义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赠一架战斗机，以表爱国之心。当时，一架战斗机需要货币15亿元，陈宪章把常香玉的想法向当